

半坡雪

周半农

浑身不对劲，置身其中，便得到一种平静。我相信，每一颗谦卑和好奇的心都是受到大自然欢迎的。只要一进入山里，就瞬间能找到一种熟悉的依赖感与愉悦。若能常常走进山里，会比较不容易忧虑吧；而低潮的时候，山则是一个很大的依靠。我总觉得，山之于我，很像一个家人。”

我颇有同感。

最好大雪封山。人被大雪封存在山里，就会产生一个更神奇的场域。

有一次大雪，与朋友在山里砍竹，用毛竹制作花器。刀砍竹子的声音，在山里传出来，有一种洞箫一般的效果。空山不见人，伐竹之声清越，也有空灵之感，听得出是个男人在挥刀，挥刀之手臂十分有力。听得出，他是熟悉山里事物的人。刀也是好刀。

……都在声音里了。

好多年没有感受过严寒了。我指的是，冰凌挂得老长的那种。

小时候在山里，有这样的印象，屋檐下的冰凌敲落下来，断成几截，手握一截冰凌，也是一种好玩具。居然一点不怕冷。

现在反而怕冷了。

高村光太郎《山中四季》的第一篇，就写山中的雪。他所住之地，离村庄稍远，除树林、原野和少许田地以外，周围一户人家也没有。每到积雪时节，四面白雪，连个人影都见不着。连走路都困难，自然也没有人来小屋做客。这样的日子从十二月一直持续到次年三月。

“从日出到日落，我就坐在地炉边上，边烤火边吃饭，或是读书、工作。一个人待的时间太长了，我也想见见别的人。就算不是人类，只要是活着的生物，哪怕飞禽走兽都可以。”

现在很少有机会，去感受这样的时刻了。

孤独的时刻。

遗世独立，需要的不是大雪封山，而是我封大山。

大雪纷纷扬扬，从霞山的天空里飘落，看久了令人有些眩晕，有些痴迷。老建筑里的天井，就是这一点好，雨落下，雪落下，阳光落下，飞鸟偶尔也会落下，四时光阴都会落下。

不知道坐了多久，出门，看见半坡雪。

论着、要这要那地买着。这几天生意最好的莫过于卖对联的店铺，远远的，就能看到张灯结彩红红火火的一片。门口摆着各式的红封，挂着各式的灯笼、爆竹，进店都得掀“帘子”。店里就更有年味了，墙上贴满了对联，各种字体的祝词应有尽有，桌子上叠着生肖画窗花，颜色款式多种多样，让人无从下手挑花了眼。穿着统一服装的销售人员热情地忙碌着，猛然间，响起了清脆响亮的电子鞭炮声，顾客小小惊吓之余摇摇头笑着继续翻检自己中意的货，店里店外一派喜气洋洋。巷口内外吆喝声叫卖声不绝于耳，门里是卖熟食和海鲜干货的，个个都是做了十几年档口的老板，多年不变的味道、品种齐全、干净新鲜分量足。尤其对货品级别的熟稔，是招徕回头客的金字招牌。

门外排开了高高低低的小货柜，清一水的各式年糕加调料，红黄白绿褐，瓶瓶罐罐煞是鲜艳，生意被照顾好的往往是那些货多嗓门大的。

食品店、日用品店、玩具店、文具店、茶叶店、观赏鱼店、宠物店、窗帘店……连益森鲜花都乘着“年”赶来凑热闹，插满了角角落落。这个有着几百年历史的博爱路老街，可谓是杂百货，无所不有。如同城市里新兴的露天超市，从头走到尾，便能心满意足，满载而归。老街的店铺一家挨着一家，各家的货比平日进得多了，更全了，也更贵了，可迎着店家老板们的笑脸，为了来年的祈盼，买货的人大都心甘情愿地掏出票子扫了二维码，拎着大包小包丰收而回。

过了年再思年，便生出好些温暖来。年是什么？年是一份喜悦一种守望，年是什么？年是一种牵挂一份情怀。张灯结彩贴对联，爆竹声声锣鼓喧嚣，为的是辞旧迎新，纳福祈愿，盼的是红红火火，福至顺意。年是维系亲情的纽带，它治愈了漂泊在外疲惫的心。

一念春天，一念冬天。

海岛的春天模式被冬天打开，冷雨湿衣，寒风刮面，那种春阳照耀山川大地的画面，仿佛被冻在了冬天的尽头。这个春天冷得有点过分，害得我看不见苦楝树开了满树的花以为是假的。唯一的好处是，因为太冷，我会想起童年的村庄里艰难飘升的炊烟和冒着白气的水井，内心浮起一片温暖。海岛的春天有点心急，除夕一过就回来了，携着奢侈的阵雨，把海岛彻底打湿。雨中，田陌上的农夫，城里的街行者，他们沉默地向前走着，向前的方向就是他们过大年的光景和热闹。他们太熟悉海岛的气候和脾气，知道这样的寒冷，其实才是春天的序语。

过冬的小鸟是带着记忆飞回来的，小院子里的石榴树在早晨的雨水中迎接它们。细白的石榴花遮掩地缀在叶丛间，鸟儿叫声一起，这些花儿就醒了，星星点点，勾连着海岛乍到的春天。这个春天，我不知道她有没有烦恼，有没有繁华旧梦，但她带回来的雨，连日给了土地、河流不少的水量，也反复淋湿了喜欢冒雨的我，满头湿发，双鞋踩水，让我在迷蒙的雨雾映象中，盘算着一年之计，想着一些值得怀念的人。在一个个像青春一样逝去的海岛的春天里，回忆中的春色和当下的春景，在季节的版图上，其实一直在以明丽邈远的面貌重复着，只是她的细腻和多面超越了我们的眼睛。她的归来和融入，在初夏踏临之前，表达得丝丝温婉，处处可爱，风是清寒，雨是绵透，花是艳放，草是肥绿，被浓郁的色素渲染的广袤的山野、静谧的田园、平缓的河岸，还有城市街道的众多绿化带，在阵阵鸟鸣和赶学的学童喧闹声中，推远成一幅在心灵和时光对话中被渐渐读懂的卷轴。在这幅卷轴中，我必然是一个雨中独行的人，是人群中一个匆匆的人影，与身边的任何一棵树、头顶上的一滴雨水或者一片灰色的云絮一样，出现在春天的注视里，晕化成自己的样子。我仿佛也是这个春天的一个链接，把我的心意传递给远方渐渐明亮绵绵起伏的天际，甚至反向传回心中豁然敞开的万里无垠。今年的春雨，下得淋漓，像极了夏天的豪雨，不是毛毛细雨，而是飘飘洒洒。一滴雨，就是一颗圆圆的晶亮的天水，从云端砸下，无数滴，成了排阵，砸在青山前的平川里，砸在旧城里骑楼的石板街上，溅起水花，粉碎成雾状的白烟，四下散去成人们眼底的欢喜，像人间一个个不会再失落的传说。

海岛的春天是全元素的，各种色彩会在寒雨过后在海岸边和平野上恣意涌起，气温急速回复到最舒适的肤感上，鲜花和绿植酿过的空气让人有一种微醺。春色哗然，祥云四起，透过姿态摇曳和神采灵动的花草树木，在视野中出现的春色里，有情意深深的春意和感动。多么希望春天没有尽头啊，但又想，如果春天没有尽头，我们如何遇见夏夜望北斗，再如何走进秋风捡落叶，春天是我们内心对这个世界悸动的开始。每年年上，我就会沉浸在初春的气息里，我想和那条少年时期常常伫立岸边凝

清新的绿色窗帘在清晨的朝阳里晃动，我在温柔的春风里迷迷糊糊地醒来，依旧躺在床上，把绿色的窗帘当成幕布，天马行空地驰骋着想象力。窗帘上画着一枝枝竹子，鲜活生动。

院子里，大白鹅扯着修长的脖子唱起了并不悠扬的歌曲，对门的陈姥姥来家里借簸箕，姥姥和她轻声地说着什么。“嗤嗤”，响着拉锯的声音，是姥爷答应要给我做个小梯子，让我好爬上梨花树。

整个春天，我都在姥姥家，那一段很静美有趣的时光。

小姨在镇上的中学读书，舅舅在城里工作，家中只有姥姥姥爷和我三个人。姥爷不怎么喜欢说话，总是默默地干着家里田中的活儿。姥姥呢，总是很忙碌，整天穿着围裙，院子里走来走去，照顾一家人的生活和她的一院子家禽。

我的乐趣除了那一帘翠竹，就是院子里的老梨花树。这棵老梨花树很特别，在梨树的世界里，算是长得很高大壮硕了，尤其不同的是在主干处分了三个枝权，这三个枝权也很粗硕结实，有普通的梨花树的主干一般粗，像一把天然的椅子。我喜欢爬上梨花树，站在枝权间遥望远处，听柔柔的春风在月白的梨花瓣间窃窃私语。

姥姥姥爷看我那么开心，他们虽然觉得这想法有点荒谬，却并没有制止，孩子嘛，总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念头。又怕我不小心摔着了，姥爷就在梨花树下铺了一块海绵。一树皎洁的梨花搭上陈旧的海绵，实在不美观。姥姥想了一个好办法，她去田里收集

春色哗然

王卓森

风物写意

漫次第扑向草间，林间树枝梢伸出无数嫩叶，海岛的春天设色，几乎从冬天之前就如此，不细看，与夏天无异，没有任何明显的物候变化，如果不注意人群的衣着薄厚，真的会麻木于季节的来去无痕。海岛的生活就是在这样的日光里，铺排着它没有季节介入的日常，这也成了后来乍到的岛外人的惊讶，犹如来到一处时光的异域。海岛二三月的大多时刻，冷风不寒面，蒙雨不湿衣，只是春初湿气重，有故事的人内心容易受潮，这个时候最好去喝一杯咖啡，听一段音乐，学学海岛旧客东坡翁——“莫听穿林打叶声”便是。此刻，我突然很想去乡下，住在一个砖瓦小屋，有静静的院子，有慵懒的鸟声，有色性的鲜花，有永恒的晨昏，还有不远处流进春田的溪水。有村路弯弯，可以通到远方的都市，但被山坡上的阵阵清风和层层云幔遮挡了烟尘和视线。我在这里拾柴生火，蒸饭煮茶，近看春色，遥望天际，雨中漫步田野，张开肉喉深呼吸，省察生存之下的身心是否比春野里的植物生长更有生机。

我无意去玄想，也不知道，海岛上突来的春雨打湿了什么，只感觉海岛的这个春天有点加戏，剧情里下了好多场讨喜的春雨。第一场雨中，我正驱车路上，大雨从天上刹那间瓢泼下来，这喜气曼妙的一幕把我锁住了。我驻车路边，打着双闪，安然坐在车里，看着浑白的雨幕从远处朝近处披挂过来，听雨在车顶上霸道地敲响，看雨水从车窗上温柔地顺流而下，我像在接纳这个春天的馈赠，同时，让内心与这场圣洁的雨水对话。我退在一旁，注视着和谛听着这个春天的动静，期待着发生些什么，譬如一个我熟悉的友人此时出现了，撑伞经过，看见了我，走过来，与我寒暄几句关于过年和天气，或者告诉我一个好消息——仿佛就是那场春雨。

诗路花语

翡翠山城(外一首)

■ 陈波来

少年，一个秘密，我可以
在炎热的岛内找回山野故乡
海浪没有故乡的清凉
但山城石阶上的闹市与菜场有
南圣河里的落叶和涟漪也有
低头上坡的人，野菜和羞涩的
露水，映衬于莽莽山影
河边一壶高山绿茶，可以让
呼啸的灵魂坐下来
品咂出那缓缓变淡的旧滋味
多少年，我竟然可以从海边
悄然来到这一度唤作通什的山城
找到回乡的感觉，让我
离去时又有了山里人的模样
这秘密我一直愧于谈起

◎从百花岭俯瞰琼中县城

看见群峰搭台
展开一幅山水画卷，一头
挂在黎母山，一头挂在五指山
看见春天在营根镇做窝
把小山城像彩色积木堆叠一片
还让素日里眉眼低垂的营根河
一夜泛成桃花水

甚至看见我自己
从百花麻桥过河进城
还有什么山外的事值得牵扯呐
那个嚼槟榔的女子也许还等着我
我将和她在彩色积木中的小巷
安家，我要和她
把这个春天好好消磨，把以往
没有过好的日子再过上一遍

野菠萝

■ 郑丽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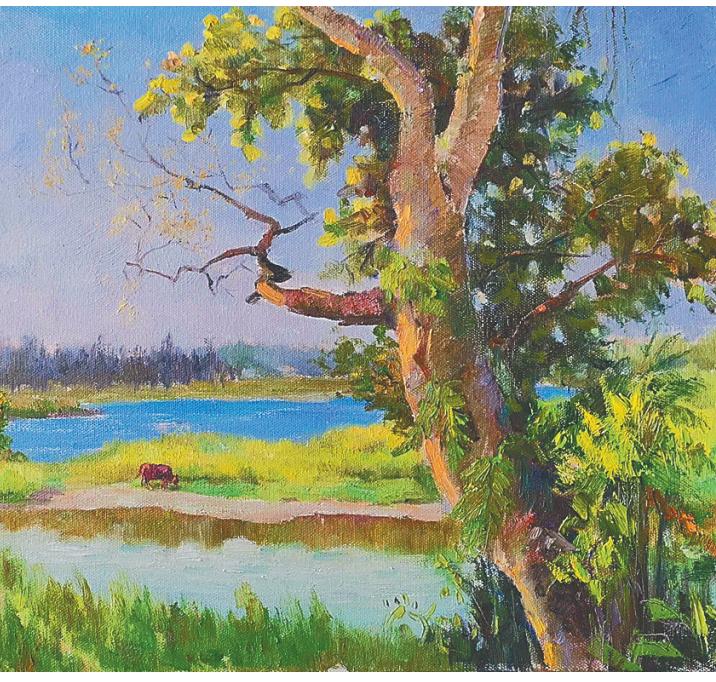
在海南岛上的野菠萝座
与五光十色的光混淆一起
声音被圆的海风吹拂在海岸线上

千百万棵椰树吹响长笛
橡胶合唱队的高声部紧握在胸膛
而我听见野菠萝的寂寞

没人知道，第几重浪拍打海岛
光先射在蓝色海水，后深入招潮蟹的盖兜
野菠萝有各种姿势可绘画
它们的话语越来越少，近乎寂寞

星星划过一道闪光
紫蓝天空下，星子并不比坟前的野菠萝更
加静寂
海南岛与光签下不可撤销协议
而我看见野菠萝以婴儿的脸证签

据说，海南岛的倒影是大海的底色
浪花的声带由影子旋转，传输
千万个椰子被莫扎特的夜莺安扶在树梢上
而我跟随爵士钢琴乐曲在野菠萝叶上绿色狂想



《万泉河春色》(油画) 颜振胜 作

站在树上听春风

耿艳菊

如烟往事

花的大路。站在梨花树上，能看到院墙以外的田地和大路。有一回，大路上遥遥地出现了一个身影，肩上挎着一个包，手里还提着一个大包，这不是舅舅吗？我赶快叫住做饭的姥姥，让她去大门口等着给舅舅开门。舅舅不常回家，那时通讯也不发达，姥姥很想念舅舅，常常念叨。以为我又在骗她，问我怎么知道。我神秘地说，春风告诉我的。姥姥更不相信了，继续揉着盆里的面。

我悄悄站在门口等舅舅，和他悄悄商量要给姥姥一个惊喜。舅舅轻手轻脚地走到东屋门口，静静地站了好一会儿，我捂着嘴，使劲忍住笑，直到姥姥一转身，豁然间看到她的儿子正嘿嘿笑着。姥姥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，便很夸张地说，这小丫头的春风真神奇，真把你吹回家来了。不顾沾着面的手，拉着舅舅来到院子里细细端详，像不认识似的。姥爷早从屋里出来了，大家站在梨花缤纷的院子里说着笑着。

响亮的笑声像春天的金色阳光在院子里荡漾着，也在我后来记忆的河流里荡漾着，渐渐地，除了一片温暖，还有一些莫名的心酸。这无情的时光……

明日山岳，世事茫茫。

姥姥姥爷不在很多年了。小姨嫁到了外地，好几年没见了。舅舅也慢慢老去了，两鬓苍苍。从前院子的老梨花树因为要新建宽阔的楼房而不得不伐掉了。

春风还在柔柔地吹着时光的面庞。

咏环新英湾

■ 郑剑涛

良港天然世上稀，
两江汇聚抱相依。
轻鸥红树梢头歇，
玉燕苍烟海上飞。
贾舶扬帆迎日出，
渔船破浪戴星归。
环湾号角催人奋，
古埠疏风尽耀晖。



忆年

田园

人生况味

二月将尽，年算是彻底过完了。但过年时的一些细节，还会常常想起，无端地生出许多美好来。

小时候，最渴望的，应该就是过年。过年，意味着可以吃好多好吃的东西，可以有新衣服穿，可以有压岁钱收，可以放鞭炮串门玩，晚上睡在妈妈的暖被窝里，偶尔还会梦见一只长着触角尖牙利齿的凶兽。平日里不能满足的愿望这时候几乎都可以实现。年，就是幸福快乐的代名词。

长大了，依旧盼着过年，过年意味着不用加班熬夜，可以追剧打怪兽，可以跨越南北围桌吃年夜饭，在爸妈的唠叨声中恣意享受爱与亲情。至于那只凶巴巴的野兽，几乎遗忘在缠满蜘蛛网的小人书里了。心中不变的愿望就是让时间停留，让现在永恒。年，再次成为美好的同义词。

长大了，依旧盼着过年，过年意味着不用加班熬夜，可以追剧打怪兽，可以跨越南北围桌吃年夜饭。大货。早八点的年货街，充斥着比别处更早更浓的年味。天是阴的，却不妨碍街道挤满了熙熙攘攘的人。铺面都已开张，摆放得整整齐齐，等着买年货的人上上门。炒货店前，瓜子、花生、开心果、干果等几十样休闲食品铺上了街。炒货机在店里隆隆作响，发出有节奏的刷刷声，瓜子在机器里来回翻滚搅拌，经过炙烤，空气中弥漫着奇异的香味，不时吸引着路人挤过来，试吃着、讨